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利賓

欽定四庫全書

齊東野語卷十三

宋　周密　撰

漢改秦歷始置閏

余甞考春秋置閏之異於前矣後閲程氏考古編謂漢初不獨襲秦正朔亦因秦歷以十月為歲首不置閏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為後九月漢紀表及史記自高帝至文帝其書後九月皆同是未甞推時定閏也至大初

九年改用夏正以建寅為歲首然猶歷十四載至征和二年始於四月後書閏月豈史失書耶抑自此始置閏也余因其說深疑之精思其失頗得其說焉蓋閏月之不書者亦偶以其時無可書之事耳正如春秋經桓公四年七年其所紀事至夏而止以是年秋冬無可紀之事也定公十四年至秋而止亦以是年冬無可紀之事也魯史紀事之法大率如此其於閏月亦然觀文公六年經書閏月不告朔春秋書閏方見於此復以杜預長

歷考之自隱至哀凡更三十餘閏至此方書豈曰前乎此者皆史失書抑豈曰自此始有閏耶今漢紀事正效春秋如太初元年三年天漢元年三年皆止於秋太始元年則止於夏皆以其後無事可紀故不書耳然則閏月不書亦若是乎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古歷法也若謂自此始置閏則合自此後三歲五歲累累書之然自征和二年至後元元年當置閏而不書自後元二年至昭帝始元元年乃因事而後書其後當閏歲又皆不書

是知不書者偶無事耳然則非史失書亦非自此置閏也雖然此非余臆說也復證以史記歷書自太初更歷以至征和也如太初二年天漢元年四年太始二年皆有閏則知余言似可信云

綱目誤書

綱目一書朱夫子擬經之作也然其間不能無誤而學者又從而為之説葢著書之難自昔而然今漫摭數事與同志評之非敢指擿前輩以為能也北齊高緯以六

月遊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餘人見本紀通鑑書曰賜死賜乃暍之訛耳綱目乃直書曰殺其從官六十人而不言其故其誤甚矣尹起莘乃為之説曰此朱子書法所寓且引孟子殺人以梃與刃與政之説固善矣然其實則通鑑誤之於前綱目承之於後耳緯荒遊無時不避寒暑於從官死者尚六十人則其餘可知矣據事直書其罪自見何必没其實哉又郭威弑二君綱目於隱帝書殺於湘陰王書弑尹又為之説云比二君有罪無

罪之别也此書法所寓也然均之弑君隱帝立已數年湘陰未成乎君不應書法倒置如此亦恐誤書耳又隋開皇十七年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綱目係下云蕭摩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大理少卿趙綽固諫上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帝乃釋之按通鑑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綽去而赦之因命綽退綽曰臣奏獄未決不

敢退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捨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此乃綽欲令摩訶從坐而帝特赦之耳綱目誤矣又通鑑貞觀元年杜淹薦邸懷道云親見其諫煬帝幸江都上曰卿何自不諫曰臣不居重任知諫不從上曰知不可諫何為立其朝卿仕世充尊顯何亦不諫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世充若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按此實責其知煬帝之不可諫而猶立其朝耳今綱目乃於上言世充拒諫易其語曰然則何以立於其朝失其

實矣又綱目開元九年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以後凡四條按通鑑是年之末十二月幸驪山云云是歲諸王為都督刺史者悉召還云云此非十一月事亦非十二月事也當依通鑑作是歲為是又綱目書德宗貞元二年十一月皇后崩不書氏按通鑑是年十一月甲午立淑妃王氏為后至丁酉崩特四日耳此承通鑑所書而逸其上文耳尹又謂唐史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為后冊訖而崩必有所寓意者亦過也

秦檜之收諸將兵柄

秦檜之既主和懼諸將不從命於是詔三大將入覲一日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當若何張韓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軍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併力或申請輒不報常若不能專力云云檜曰有是乎諸公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略同而

語加峻曰如今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了即了耳
檜領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咨
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凡諸禮例恩賜各自倍多檜
别下詔三大屯皆改隷御前矣始諸將苦鬭積職已為
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涸其
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鞭撻痛毒
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隷可自結和
人人便寛善共命報應已略定三人擾擾未暇問也稍

從容見擼始以置銜漏挂兵權為請擼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為樞庭官顧不役屬耶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悟失兵柄焉

張才彦

歷陽張郎才彦乃總得居士祁晉彦之兄也建炎三年自承務郎上書賜對假大宗伯奉使撻覽軍前拘留幽燕者凡十五年及和議成紹興十三年始與洪皓朱弁俱還後為敷文閣待制奉祠累年乙亥更化得知池陽

卒初總得為小官時嘗為常子正同胡明仲寅論薦其後子正死明仲斥久矣紹興二十四年總得之子安國由鄉薦得對集英考官置第七秦塤為冠塤試浙漕南宮居第一先臚傳一夕進御安國卷紙既厚筆墨復精妙上覽之喜甚擢為首選實以抑秦秦不能堪啃曰胡寅雖遠斥力猶能使故人子為狀元耶已而廷唱上又稱其詩安國詣謝秦問學何書曰顏書又曰上愛狀元詩常觀誰詩對曰杜詩秦色莊笑曰好底盡為君占

卻先是太母歸自北方將發得與天族别淵聖偃卧車前泣曰幸語丞相歸我處我一郡足矣才彦時亦聞之痛憤至是服中遺相書謂彼雖欲留淵聖以堅和好然所貪者金帛實不難於還宜亟遣使因大忤之悔已莫及更為好詞上䟽頌其靖康乞立趙氏冀贖失言之罪上方褎秦和議之功才彦遂自祕選躐進敷文待制秦愈疑之才彦居四明杜門絶交不出懼禍乃為佯狂初出使未還妻李卒於家已累年至是妄言吾妻死非命且

指總得為辭葢是時實由己病言或出於狂易抑知安國得罪冀以自免語轉上聞於是逮總得赴大理獄鞫殺嫂事囚繫甚苦其年十月泰死逾歲安國㫺關中批命刑部尚書韓仲通特入棘寺始得釋去方被逮時道無錫夢大士告以無恐葢預知泰亡然因是總得亦病狂惑安國更八郡有德愛以當暑送虞雍公飲蕪湖舟中中暑卒年纔三十餘士論惜之

韓通立傳

舊傳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藁劉問為韓瞠眼立傳乎焦默然劉笑曰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唐餘錄者直集賢院王皡子融所撰寶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註附見下方表韓通於忠義傳且冠之以國初襃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焉皡乃王沂公曽之弟後以元昊反乞以字為名其後呂伯恭編文鑑制誥一類

亦以褒贈通制為首蓋祖子融之意也

老蘇族譜記

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霅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於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

程正輔與坡為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為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倡和中亦可槩見也正輔上世為縣録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遂得放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活寃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為衣冠盛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不義德馨弗聞有名唐者宣政間附王

蔡最貴顯又有名敦厚字子山者亦知名邵康節之孫溥公濟守眉日子山與之不咸康得其罪狀用疋絹大書積盛之遣介持抵成都帥府治之前逆旅舍委之而去逆旅人得之以告帥蕭振德起得之以為奇貨逮公濟赴成都獄嚴鞫之獄吏知其寃遂教公濟一切承之不然死無以自明公濟悟如其教不復辯獄上朝論以為匿名書法不當受而制司非得旨不應擅逮守臣遂皆罷之公濟雖得勿問而憤憤不能堪訴之於天許黃

錄十壇至其子始償如數子山之居極壯麗一夕大火不遺寸椽子山本附秦檜至右史後忤意謫安遠縣令以死焉

中謝中賀

今臣僚上表所稱誠惶誠恐及誠歡誠喜頓首稽首者謂之中謝中賀自唐以來其體如此葢臣某以下亦畧敘數語便入此句然後敷陳其詳如柳子厚平淮西賀表臣負罪積釁違尚書牋表十有四年云云懷印曳紱云

有社有人語意未竟也其下即云誠惶誠恐葢以此一句結上數語云爾今人不察或於首聯之後湊用兩短句言震惕之義而復接以中謝之語則遂成重複矣前輩表章如東坡判公多不失此體近時周益公為相謝復封表云華陽黑水裂地而封舊物青氊從天而下磨玷之勤未泯執圭之寵彌加臣誠惶誠恐或以為疑嘗以問公公荅之正如此

復覆伏三字音義

復覆伏三字音義相出入易於混亂今各疏於左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字書訓以往來是也易卦之復毛詩復古復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皆是也易註云還語註猶覆與詩為愜復之復其義一也扶富切者又義也字書訓以又是也書復歸於亳詩復會諸侯語復夢周公則不復也及復見復閧之類皆是也芳六切與覆同音者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芳六反本亦作覆是也覆亦有三音芳六反者反

覆之覆也字書訓以反是也中庸傾者覆之註敗也與易反復道也之復音同義異敷救切者覆幬之覆也字書訓以蓋是也扶又切者伏兵也左傳君為三覆以待之是也伏亦有三音房六切者伏羲之伏也字書訓以伺也匿也隱也是也三伏之伏及伏羲伏生赤伏符皆是也扶富切者鳥抱卵也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及後漢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皆是也前五行志元年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顔云房富反用字者不可

以不辨焉

岳武穆逸事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於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鋭具餱糧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開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

哀吐實謂此非某所自為蓋夫人亦曾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又紹興和議初成金人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㒟銜命道荆襄宛洛祇謁鞏襄原道過南鄧岳飛止之曰金人無信君宜少駐㒟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煙塵四起軍聲𨶒然於是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董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正人且近屬吾當以自己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

儇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儇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覩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儇身為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為飛黨遂罷宗司與祠云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之日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節飛開之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

若干如干

若干二字出古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

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嘗如此求之又曲禮問天子之年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前漢食貨志顏註云設數之言也干如箇謂當如箇數也亦曰如干大選任參升竟陵王狀食邑如干戶註云如干戶即若干戶也然又為復姓後周有若干鳳及右將軍若干惠若音人者反釋文云以國為姓然則若干又國名也

祠山應語

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著龜姑志奇驗數事

於此以彰神休先子需澄江次為有力者攘去再以毘陵等三壘干祀第餘月不報先妣時留霅禱於南闕之祠有水邊消息的非遥之語及收杭信則聞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汀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禱籤得蠱之上九云蠱有三頭紛紛擾擾如蟲在皿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蟲之劑凡去蚘蛔二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灶香得籤云不堪疾病及東牀云云是歲外舅捐館壬

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益張
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惶惶不自安時楊大芳潘夢得
皆同居相慰勞曰巫言神語皆吉毋庸輕動余不能決
因卜去就於神得五十六云遭人彈劾失官資火欲相
焚盜欲窺於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遂成焦土

傅伯壽以啓擢用

傅伯壽為浙西憲韓侂胄用事伯壽首以啓贄之曰澄
清方効於范滂跋扈遽逢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

之山我則異歟獨仰韓公之手首明趨向顧出鎔陶由是擢用至僉書樞密院事韓敗追三官奪執政恩

林外

林外字豈塵泉南人詞翰瀟爽詼譎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庠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得小旗亭飲焉外美手姿角巾羽氅飄飄然神仙中人也豫市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入酒家保傾倒使視其數酬酒直即藏去酒且盡復出一篋傾倒如初逮暮所飲幾手餘不醉

而篋中錢若循環無窮者肆人皆驚異之將去索筆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盛傳其家酒肆有神仙至云又嘗為垂虹亭詞所謂飛梁遏水者倒題橋下人亦傳為呂翁作惟高廟識之曰是必閩人也不然何得以鎖字協埽字韻已而知其果外也此詞已有紀載茲不復書南劒黯淡灘湍險善覆舟行人多畏避之外嘗戲題灘傍驛壁曰千古傳名黯淡灘十船過此九

船翻惟有泉南林上舍我自岸上走你怎奈何我雖一時戲語頗亦有味

甄雲卿

永嘉甄雲卿字龍友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無不狎侮木待問藴之為尤甚木生朝為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温州出相明年者俗言且待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曰金銀銅鐵鋪絲綿紬絹綱兕魅魍魎魁蓋木以癸未魁天下

也甄辨給雄一時謔笑皆有餘味一日登對上戲問云卿安得與龍為友甄倉忙占奏殊不能佳及退殿陛自恨失言曰何不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為友聞者惜之競渡日著綠衣立龍首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旁若無人然於性理解悟凡禪衲機鋒皆莫能荅將亡之日命其子爛湯且召蘊之將屬以後事甄居城外昏暮門閫不得入其子白之甄曰然則勿爛以待旦既旦木聞之亟來甄喜曰吾將行得君主吾喪則濟矣木

許諾乃入浴更衣與木訣坐而逝既復開目曰吾儒無此也復卧乃絶

西林道人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熟睡忽有髽髻道人過而睨之哂曰詩仙醉耶顧酒家善看客我當將償酒錢索水小盂以瓢中藥少投之入口畧漱噀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駭歎忽失道人所在薄暮諸公始醒酒

家具道所以皆悵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於壁自以為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為湖山旗亭之甲而諸公亦若有悟云

崔福

崔福故羣盜也嘗為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同榻兒寒夜啼不得睡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兒得衣身煖啼止遂得逸去因隷籍軍伍累從陳子華捕賊

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陳往江西留南昌既而子華易閫金陵兼節制淮西而崔仍留洪時倅攝郡一日倅與郡僚宴滕王閣崔怒其不見招憾之適至府治前民有立碑訴冤者崔乃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喉諸卒盡碎飲器官吏皆奔逸竄去莫敢與攖其鋒子華知之遂檄還建康會淮西有警命王鑑出師鑑請福為援福不樂為鑑用託以葵女擅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且必正其慢令之罪會子華亦厭惡之於是

遂從軍法然後聲其罪於朝福勇悍善戰有聲其死也軍中惜之然其跋扈之跡已不可掩殺身之禍實有以自取之也

張又林叔弓

張又廷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為節性齋長既又為時中齋長其人眇小而好作為動以苛禮律諸生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弓亦輕浮之士也於是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其辭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

之長腹內空虛乏之劉又一點之墨詩警句云中分爻兩段風使十橫斜丈上元無分人前强出些曲盡形容之妙聞者絶倒又私試闢四門賦云想帝女下嬪大展親家之禮諒商均不肖幾成太子之遊天子之堂九尺云假令晏子來朝莫窺其面縱使曹交入見僅露其頭顏淵具體而微賦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望之儼然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眇乎小爾亦皆叔弓之所為也

優語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内宴教坊進伎為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為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為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已亥歲史嵩之為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内宴伶人衣金紫而幞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為官亦

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旁者云他雖做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内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𪊽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事不被𪊽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為𪊽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旁誚之云汝既為徹底清却如何

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日久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將仕吾為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

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言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誚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好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誚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譏不肖子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為貼書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遊都城窘無資用即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機為藏行云又有士父使從學月與油燭一千其子請益不可子以書白云所謂焚膏繼晷者非為身計正為門户計且異日恩封庶幾及父母耳有如吝小費則大人承事娘子燸人遼乎邈哉聞者絶倒

齊東野語卷十三

齊東野語卷十四

宋　周密　撰

館閣觀畫

乙亥歲秋祕書監丞黄恮汝濟以蓬省勾點邀余偕行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扁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巒曰羣玉堂堂屏有放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

其人巧取之長樂僧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曾海野曾𥙿後復獻韓相平原韓誅簿録送官左為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旁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瀛纓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繹志曰承良門承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内侍邵諤所為精緻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祕閣兩旁皆列龕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

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餘四匣畫皆以鸞鵲綾象軸為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尚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偽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哭魚丘于圖唐模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幅絕高古李成重巒寒溜孫太古誌公展子虔作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仝山水胡瓌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亦有甚謬者通

閲一百六十餘卷絶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為平生清賞之冠

鍼砭

古者鍼砭之妙真有起死之功蓋脉絡之會湯液所不及者中其俞穴其效如神方書傳記所載不一若唐長孫后懐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詔醫博士李洞玄候脉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曰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

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瘢痕安常視孕婦難産者亦曰兒雖已出胞而手執母腸胃不復脫衣即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兒既痛即縮手而生及觀兒虎口果有鍼痕近世屠光遠亦以此法治番易酒官之妻三人如出一律其妙如此蓋醫者意也一時從權有出於六百四十九穴之外者脞說載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外踝

上二寸許至一荼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作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為棘刺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閒乃得歸曹笑曰適所刺者入邪穴也此事尤涉神怪余按千金翼有刺百邪所病十三穴一曰鬼宮二曰鬼信三曰鬼壘四曰鬼心五曰鬼路六曰鬼枕七曰鬼牀八曰鬼市九曰鬼病十曰鬼堂十一曰鬼藏十二曰鬼臣十三曰鬼封然則居白所施正此耳今世鍼法不傳庸醫野老道聽塗說勇於嘗

試非惟無益也比朋趙信公在維揚制閫日有老張總管者北人也精於用鍼其徒某得其粗焉一日信公侍姬苦脾血疾垂殆時張老留旁郡亟呼其徒治之某曰此疾已殆僅有一穴或可療於是刺足外踝二寸餘而鍼為血氣所吸留竟不可出某倉惶請罪曰穴雖中而鍼不出此非吾師不可請急召之於是命流星馬宵征凡一晝夜而老張至笑曰穴良是但未得吾出鍼法耳遂別於手腕之交刺之鍼甫入而外踝之鍼躍而出焉

即日疾愈亦可謂奇矣然古者鍼以石為之昔金元起欲註素問訪王孫以砭石答曰古人以石為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云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鍼代之耳又嘗聞舅氏章叔恭云昔倅襄州日嘗獲試銅鍼人全像以精銅為之腑臟無一不具其外俞穴則錯金書穴名於旁凡背面二器相合則渾然全身蓋舊都用此以

試醫者其法外塗黃蠟中實以水俾醫工以分折寸按穴試鍼中穴則鍼入而水出稍差則鍼不可入矣亦奇巧之器也後趙南仲歸之内府叔恭嘗寫二圖刻梓以傳焉因併附見於此

巴陵本末

穆陵旣正九五之位皇兄濟王竑出封宛陵辭不就史丞相同叔以其有逼近之嫌遂徙寓於霅城之西寶慶元年乙酉正月八日含山狂士潘甫與弟壬丙率太湖

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為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
王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之
擁至州治旋往東嶽行祠取龍椅置設廳以黄袍加之
王號泣不從脅之以兵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
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出金帛楮劵犒軍命守
臣謝周卿率見任及寄居官立班且揭李全榜於州門
聲言史丞相私意援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
陸並進時皆聳動以為山東從謀比曉則執兵者大半

皆太湖漁人廵校司鑾卒輩多識之始疑其偽王乃與郡將謀帥州兵勦之其數元不滿百也潘壬竟逸去後明虎獲之楚州河岸　高公王元春遂以輕舟告變於朝急調殿司將彭㤞赴之兵至賊已就誅矣主兵官茍統領者堅欲入城意在乘時刼掠舟抵南闗張王祠下忽若有方巾著白袍人擠之入水於是亟開之朝廷亦以事平俾班師焉使非有此一城必大擾矣越一日史相遣其客余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旨時王本無疾實使之自為

之計遂縊於州治之便室舁歸故第治喪本州有老徐駐泊云嘗往視疾至則已死矣見其已用錦被覆於地口鼻皆流血沾漬衣裳審爾則非縊死矣始欲治葬於西山寺其後遂葬西溪焉初朝廷得報謂出山東諜史捴懼甚既而事敗李全亦自通於朝以為初不與聞疑慮始釋遂下詔貶王為巴陵縣公夫人吳氏賜度牒為女冠移居紹興改湖州為吉安州　王元春以告變功遂知鄉郡時秀王第十三子師彌逃難菁山園廟亦獎其能守園陵蹤等升嗣襲甚者以潛閫嘗從秦王為記

室有同謀之嫌亦黜其先賢之祠焉先是天台宋濟仲楫為守日更立諸坊扁其左題曰守臣宋濟立未幾變作或以為先讖云其後魏了翁華父真德秀希元洪咨夔舜俞潘枋庭堅皆相繼疏其寃大理評事廬陵胡夢昱季晦應詔上書引晉申生為厲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萬餘言訐直無忌遂竄象州翁定杜丰胡炎皆有詩送之翁云應詔書閒便遠行廬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

公朝初日合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顧名杜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槀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逺别寫詩霜月中胡云一封朝奏大明宫吹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鑾烟誰使逕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汾憂國意何窮竟歿於貶所端平更化詔許歸葬官其一子洪舜俞當制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言葢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

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峻潔志槪激壯繇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問塗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起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懐遠魂不可招潦霧隳鳶追悔何及仍官厥子以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不朽矣以周成子與謀鞫之棘寺不服大理卿徐瑄力辨其非皆坐貶死臺諫李知孝莫澤奉承風旨凡平日睚眦之怨悉

指以從偽殫劾無虚日朝野為之側足越再歲忽頒寛
恩或謂史揆嘗有所覬而然辛卯鬱攸之變太室省部
悉為煨燼下詔求言籍田令徐清叟應詔疏畧云人倫
睦則天道順一或悖其常則天應之以禍也巴陵有過
罔克繼紹大臣協定大計挈神器歸之陛下不幸狂寇
猝發陷巴陵於不道衣服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
而在我者不可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
罰甚焉況曩因巴陵註誤名在丹書者比以慶賚生者

欽復死者歸葬然恩及疎遠而親者反薄臣恐寧宗在
天之靈或謂不然也蓋陛下之與巴陵俱寧宗皇帝之
子陛下富貴如此而巴陵僇辱如彼詎合人父均愛其
子之意近者京城之火上延太室往往緣此蓋以陛下
一念之慍忍加同氣累載積年猶未消釋有以傷和而
召異也云云癸巳六月御筆命有司改葬追復王爵所
有命繼之事則事關家國非朕敢私丙申歲正言方大
琮奏疏亦云古今有不可亡之理理者何綱常是也陛

下隠之於心其有不安者乎臣在田野間側聞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彼故王退守藩服變出倉卒霅川之舉深可痛矣臣嘗記真德秀之疏曰前有避匿之迹後有討捕之謀又記洪咨夔之疏曰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殁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灾之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使人流涕當是時也天

地祖宗猶有以祭陛下之有所制黄壞沈䰟猶有以亮
陛下之不得已今將十載天鑒老妖端平改紘咸福自
出此非昭宽雪枉之時乎臣恭覩六年六月御筆有曰
朂狂陷逆又曰復爵營墳而立後一事則以事繫家國難
以輕議又恭覩二年七月御筆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
全其家又曰劄付宅之兄弟自今臣僚無復擴摭一則
牢關固拒如待深讐何其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
覆護如撫愛子何其厚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

人心者以為何如哉故王之迹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繁盛今也西溪荒阡麥飯無主霜縈孤寄抑鬱縕流云云臣剽聞故王嘗從陛下會朝侍班同榻共食情愛備至使無彌遠先入之言寧不惓念疇昔之故若故王者生蒙友愛之義死乃不蒙繼絶之恩乎臣聞真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大恨又見洪咨夔嘗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易回今二臣亡矣獨夢昱所謂寃不散則禍不消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其

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寃未敢而夢旦之論亦未明也羣臣泛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為深諱陛下豁然開悟特下明詔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寃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改塋高爍亟謀紹承幸伉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託若敖之鬼不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心之厭亂有日特在陛下一念間耳宋大帝何如主猶能還二王之家正徐傅之戮而況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云云 丙申明禋大雷電雨雹

詔求直言架閣韓祥疏曰四海之大誰無兄弟尊為元首寧忍忘情宿草荒阡彼獨何辜二三臣子勸陛下絀巴陵之後則弗顧請陛下行徐傅之誅則弗忍焉知新城冤魄不日夜惻愴請命上帝乎司農丞鄭逢辰封章畧曰妖由人興變不虛發推原其故陛下掇天怒者其失有四一曰天倫未篤二曰朝綱未振三曰近習之勢寖張四曰後宫之寵寖盛何謂天倫未篤兄弟人之大倫也巴陵之死幽魂藁葬敗冢荒丘天陰鬼哭夜雨血

腥行道之人見者隕涕太子申生之死猶能請命於帝巴陵亦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也雩川之變竄身水竇禠裾霑濡兒徒迫脇情實可憐今乃烝嘗之祀殄絶無歸豈不擬天怒邪云云丁酉火災三學生員上書謂火起浙房廊乃故王舊邸之所火至儇林寺而止乃故王舊宅之林皆指為伯有為厲之驗太常丞趙琳疏亦以春秋鄭伯有良霄為厲之驗一時朝紳韋布咸謂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氣獨府學生李道子立異一書援唐立

武后事謂此陛下家事勿恤人言又有廣南嶺外攝官
事鄒雲一書尤為可駭大畧謂濟邸不能一死受程軍
硤登之徒班廷拜舞於倉猝之際天日開明著身無地
夫復何言令天下之士反起與憐陛下又從而加恩之
復其爵位給其祭葬可謂曲盡其恩令天下之士不知
大義所在復以立嗣為言簧鼓天下之聽且濟邸雖未
得罪於天下而實得罪於春秋濟王不道法所當除陛
下尚軫在原猶存爵位借使勉從羣議俾延於世不可

也矧當世情多阻之時人心趨亂者衆萬一貪夫不靖之徒有以立楚懷王孫而激亂者當是之時置國家於何地其亦不思之甚矣以真德秀之賢猶且昧此況他人乎二人並特㫖補將仕郎摧夕郎丁伯桂駁之乃止殿院蔣峴伯見謂火災止是失備更無餘說且云濟邸之於陛下本非同氣之親非兄弟而強為兄弟又云中庸達道始於君臣而次於父子大易二篇基於父子而成於君臣而況下於父子者乎以此見君臣之道獨立

於天地之間又云君臣既定父子不必言兄弟不當問又云天不能命神不能語巫而誣焉於是太武學生劉實甫等二百餘人相率上書力攻之峴遂罷言職至景定甲子歲度宗踐祚之初監察御史常懋長孺奏巴陵之事豈其本心真宗能還秦邸之後以成太宗之心陛下豈不能為故王續一綫之脈哉既而御筆云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尚有未復所贈官嘗曰留以遺後人即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尚書令之典也所宜繼

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鎮潼軍節度使仍令所

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六月

十二日指揮又至德祐乙亥邊事倣擾臺臣以此為請

而常長孺入為文昌一再奏陳以為此亦挽回天意之

機且雲川之事非其本心置之死地過矣不為立後又

過矣匹夫匹婦之冤猶能召飛霜枯草之災況嘗備儲

闈之選乎且理宗以來疆土日蹙災變日至毋乃巴陵

得請於帝乎若子產所謂有以歸之斯可矣欲乞英斷

為理祖度考了此一段未為之事不然臣恐申生之請未已也遂有旨太師保静鎮潼軍節度使濟王特封鎮王賜謚昭肅所有墳塋令臨安府兩浙漕司相視更加修繕仍令封樁安邊所撥田一萬畝給賜仍差王應麟前往致祭蓋應麟亦嘗有請也又批令於兩班中擇昭穆相當二三歲以下者指定一員以奉其祀嗚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數奇

李廣傳廣數奇毋令當單于註云奇不偶也言廣命隻不偶也數音所角切奇居宜切宋景文以為江南本漢書數乃所具切角字乃具字之誤耳然或以為疑余因考藝文類聚馮敬通集吾數奇命薄唐文粹徐敬業詩數奇良可歎王維詩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杜詩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頻羅隱詩數奇當自愧時薄欲何干坡詩數奇逢惡歲計拙集枯梧觀其偶對則數為命數非疏數之數音所具切明矣

諫筍諫果

世傳涪翁喜苦筍嘗從斌老乞苦筍詩云南園苦筍味勝肉籜龍稱冤莫採録煩君更致蒼玉束明日風雨吹成竹又和坡翁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坡得詩戲語坐客云吾固不愛做官魯直遂欲以苦筍硬差致仕聞者絶倒嘗賦苦筍云苦而有味如忠諫之可活國放翁又從而奬之云我見魏徵殊嫵媚約束兒童勿多取於是世以諫筍目之殊不知翁嘗自

跋云余生長江南里人喜食苦筍試取而嘗之氣苦不堪於鼻味苦不可於口故嘗屏之未始為客一設及來黔入冬掘苦筍萌於土中才一寸許味如蜜蔗初春則不食惟僰道人食苦筍四十餘日出土尺餘味猶甘苦相半以此觀之涪翁所食乃取其甘非貴乎苦也南康簡寂觀有甜苦筍周益公詩云蔬食山間茶亦甘況逢苦筍十分甜君看齒頰留餘味端為森森正且嚴此亦取其甜耳世人慕名忘味甘心荼苦者果何謂哉又記涪

翁在戎州日過蔡次律家小軒外植餘甘子乞名於翁因名之曰味諫軒其後王宣子予以橄欖送翁翁賦云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橄欖來想見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然則二物亦可名之為諫果也

姚幹父雜文

姚鎔字幹父號秋圃合沙老儒也余幼嘗師之記誦甚精著述不茍潦倒餘六旬僅以晚科主天台黄巖學朞年而殂余嘗得其雜著數篇議論皆有思致今散亡之

餘僅存一二懼復失墜因録之以著余拳拳之懐喻白蟻大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雖然羣生之類皆含佛性皆具天機百舌能語白鸚能碁伯牙絃清而魚聽海翁機露而鷗疑害稼之蝗知卓茂害人之鱷識昌黎若此之類言可喻理可化安可例以馬牛而待之況夫螻蟻至微微而有知自國於大槐以來則有君臣尊卑南柯一夢言語與人通井邑與人同人但見其往來憧憧而不知其市聲訌訌

固自有大小長幼之序前呼後喚之響默傳於寂然無譁之中一種俱白號曰地虎族類蕃昌其來自古賦性至巧累土為室有觜至剛囓木為糧吾甞窺其窟穴矣深閨邃閣千門萬户離宫别館複屋脩廊五里短亭十里長亭繚繞乎其甬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玲瓏乎其蜂房嵯峨之巧則巧矣盛則盛矣然卵生羽化方孳育而未息鑽掾穴柱不盡嚼而不已遂使脩廊為之空洞廣厦為之頽圮夫人營創亦云難只上棟下宇欲維安

止爾涸鳩居之而不恤蠶食之而無恥天下其寧有是理斜備歷險阻拙事生涯造物者計尺寸而與之地較錙銖而賦之財苟作數椽不擇美材既杉櫪之無有惟梓松之是裁正爾輩之所慕逐馨香而俱來苟能飽爾之口腹豈不岌岌乎殆哉雖然爾形至微性具五常其居親親無閨門同氣之鬭近於仁其行濟濟有君子遜畔之風近於禮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未雨則含沙負土先事而綢繆智識靈也其徒羽化

則空穴餞之於外有同室之義也既靈性之不泯宜善言之可施余之締創爾所見余之艱難爾宜知今與爾畫地為界自東至西十丈有奇自南至北其數倍蓰請遷種類以他適毋入範圍而肆窺茍諄諄而莫聽是對馬牛而誦經其去畜類也幾希以酒酹地爾其知之又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魚云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視晬兒巒用火燻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波上漁者用此時簾

而取之簾為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縋以鐵下垂水底魚過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觸怒則頰張鬣舒鉤著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卻則悠然逝矣知進而不知退用罹烹醢之酷悲夫江淮之蜂蟹云淮北蜂毒尾能殺人江南蟹雄螯堪敵虎然取蜂兒者不論斗而捕蟹者未聞血指也蜂窟於土或木石人蹤跡得其處則夜持烈炬臨之蜂空羣赴燄盡殪然後連房刳取蟹處蒲葦間一燈水滸莫不郭索而來悉可俯拾

惟知趨炎而不安其所具隕也固宜蜀封溪之猩猩云猩猩人面能言笑出蜀封溪山或曰交趾血以赭罽色終始不渝嗜酒喜屐人以所嗜陳野外而聯絡之伏伺其旁猩猩見之知為餌已遂斥詈其人姓名若祖父姓名又且相戒毋墮奴輩計中攜儔噁罵而去去後復顧因相謂曰盍試嘗之既而染指知味則冥然忘夙戒相與沾濡經醉相喜笑取屐加足伏發往往顛連頓仆掩羣無遺嗚呼明知而明犯之其愚又益甚矣

繼母服

何自然本何修德顯之子其母姚氏死即出繼何修德揚後修再娶周氏及自然為中司日周氏死自然以不逮事母嘗合解官申心喪下禮官議以為母無親繼之別朝廷不以為然復下給舍臺諫議太學生朱九成等各上臺諫書論其當去集議既上雖以為禮有可疑義當從厚合聽解官然竟以禮律不載無所折衷自然去後數日書庫官方庭堅於脩書劉子翊傅永寧令李公

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别娶後母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時為侍御史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按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又曰親繼既等心喪不殊又曰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則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又曰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命又曰繼母

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又曰炷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汙於風俗事奏竟從子翊之議禮官具白於廟堂議乃定乃知讀書不多不足以斷疑事也

食牛報

曾鳳朝陽廬陵人余甞與之同寮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為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於是矍然曰身不足

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太牢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良愈持戒已十年矣昨偶飲鄉人家具牛炙甚美朋舊交勉之忍饞不禁為之破戒歸即得疾疇昔之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禀賦素弱自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朝陽之說為不誣

因併著之以為世戒

齊東野語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齊東野語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利賓

齊東野語卷十五

宋 周密 撰

曲壯閔本末

曲端字平甫鎮戎軍人知書善屬文作字奇偉長於兵略屢戰有聲知延安府時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及冦犯陝西庶召端則以未受命辭敵知端庶不協併兵冦

鄜延庶督端為援端以為救鄜延不如全陝西乃遣吳玠攻華州既而延安陷庶無所歸遂以百騎馳至端軍端以戎服見問庶延安失守狀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乃拘其官屬奪其節制司印既而以擒史斌功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知延安府端不欲往朝廷疑有叛意遂以御營提舉召端疑不行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端有威聲承制拜

端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司都統制知渭州軍士歡聲如雷是時端與吳玠皆有重名陜西人為之語曰有文有武是曲大有謀有勇是吳大羅索寇邠州曰端屢戰皆捷至白店原薩里罕乘高望之懼而號泣人人目之為啼哭郎君其為敵所畏如此既而浚欲大舉未測其意先使張彬往覘之曰公常患諸路兵不合財不足今宣撫司兵已合財已足婁室以孤軍深入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尼瑪哈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

然兵法先較彼已今敵可勝止羅索孤軍然將士輕銳不減前日我不過止合五路兵耳然將士無以大異於前兼敵之入寇因糧於我我常為客彼常為主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彼不得耕必將取糧於河東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間必自困斃可一舉而滅也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其言復命浚不悅金犯環慶端遣吳玠拒之彭店原戰少却乃劾玠違節制其秋烏珠窺江淮浚議出師會諸將議所從端力以

為不然須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趣時王庶為宣撫司
參謀與端有宿怨因譖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
之浚積前疑復聞庶言大怒竟以彭原事罷其兵柄與
祠再謫海州團練副使萬安軍安置是時陜西軍民皆
恃端為命及為庶譖無罪而貶軍情大不悦是年浚大
舉軍至富平縣將戰乃為立前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
之羅索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紿我也遂擁軍驟至軍
遂大潰浚心愧其言而欲慰人望乃下令以富平之役

涇原軍出力最多既却退之後先自聚集皆前帥曲端訓練有方遂敘復左武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又敘營州刺史與祠徙閬州浚亦自興州移司閬州復用端玠既憾之且懼端復起乃言曰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譖之以端嘗作詩云不向關中圖事業却來江上泛扁舟舉此以為指斥浚入其說且以張中孚李彥琪趙彬降敵疑端知其謀於是徙端恭州置獄命武臣康隨為夔路提刑鞫治康隨者先知懷德軍滥用

庫金為端所劾時武臣提刑廢已久後特以命隨端既赴逮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戰馬鐵象云天不欲復中原乎惜哉泣數行下左右皆泣初至獄官不知何人日盛服侯之如事上官之禮端甚訝之一日其人忽前云將軍功臣朝廷所知决無他慮若欲早出第手書一病狀獄司即以申主便可憑藉出矣端欣然引筆書之甫就獄官遽卷懐而去是晩即進械坐之鐵籠熾火逼之殊極慘惡端渴甚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

四十一時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時也陝西軍士皆流涕悵恨多叛去者浚尋得罪詔追復端宣州觀察使制曰頃失意於權臣卒下獄而遣死恩莫追於三宥人將贖以百身其後金歸河南之日又詔謚端壯閔制曰屬委任之非人致刑誅之橫被輿言及此流涕何追端為涇原都統日有叔為偏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之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涇原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享一軍畏服其紀律極嚴魏公嘗按視端軍執撾

以軍禮見閫無一人公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廷閤開籠縱一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爛旗幟精明魏公雖奬而心實忌之在蜀日嘗有詩云破碎江山不足論何時重到渭南村一聲長嘯東風裏多少人歸未斷魂亦可見其志也至今西北故老尚能言其寃而四朝國史端本傳之論乃曰曲端之死時論或以為寃然觀其狠愎自用輕視

其上縱使得志終亦難御況動違節制夫何功之可言乎此雖史臣為魏公地然失其實矣信如斯言則秦檜之殺岳飛亦不為過歟又比之孔明斬馬謖尤無謂也直筆之難也久矣惜哉

渾天儀地動儀

舊京渾天儀凡四座每座約用銅二萬斤至道儀在測驗渾儀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局熙寧儀在太史局天文院元祐儀在合臺南渡後工部員外郎袁正功嘗獻

木樣詔工部折半製造計用銅八千四百餘斤後不克成至紹興七年嘗自製小樣十四年令內侍邵諤領其事其一留太史局司天臺其一留祕書省測驗所皆精銅為之工緻特甚然比之舊京者不能及其半也按渾天儀始於洛下閎或以為璿璣玉衡之遺法非也其後賈逵張衡解蘭李淳風梁令瓚僧一行以下皆能之獨有候風地震之器曰地動儀者無傳焉按漢張衡傳此儀以精銅為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旁

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機關巧製皆在樽中龍必致九州地分如遇某州分地動則龍銜之丸即墜蟾蜍口中乃鏗然有聲司候者占之則知某地分震動矣北史信都芳明算術有巧思聚渾天欹器地動銅烏刻漏候風諸巧事令算之皆無遺策隋臨孝恭嘗著地動遺經一卷今皆傳焉然以理揆之天文有常度可尋時刻所至不差分毫以渾天測之可也若地震則出於不測蓋陰陽相

薄使然亦猶人之一身血氣或有順逆因而肉瞤目動耳氣之所至則動氣所不至則不動而此儀置之京都與地震之所了不相關氣數何由相薄使銅龍驤首吐丸也細尋其理了不可得更當訪之識者可也

腹笥

崑山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捨宅之所後有祠堂像設皆當時物咸淳中盛氏子醉遊寺中因仆其像於水則滿腹皆魯望平生詩文親藳也寺僧訟於郡時太守倪普

亦怒之遂從徒坐而更塑其像雖可少雪天隨之辱然無復當時之腹藁矣雲川南景德寺為南渡宗子聚居之地大殿皆欏木為之經數百年略不欹傾俗傳以為神匠所為佛像尤古咸淳辛未三月火忽起自佛腹其中藏經數百卷多五代及國初時人手寫皆硾碧紙金銀書間有舍利珠玉金銀錢之類多為宗子所得嘗見一僕得金銀書心經一囊凡十卷長僅二寸卷首各繪佛像亦頗極精妙後經筒一旦遂空亦竟莫知火起之

由豈釋氏所謂刼火者乎

龜溪二女貴

隆國黄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髙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驟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妳子自稱人亦以此名之或者有䰯妳子之謗其實不然也秦齊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涉濟川制置使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

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詞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擕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去嫁為民妻似道少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三上方賜祕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疋命中使䕶葬師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謚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極矣故一邑産二女貴人前此所未有也

算歷約法

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也余嘗聞判太史局鄧宗文云豈特此為然凡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則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

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中子時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盡等悉有歌括惜乎不能盡記然此亦歷家之淺事耳若夫精微則非布算乘除不可也

玉照堂梅品

梅花為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别圃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為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瑩潔輝映夜如珂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太

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閣坐甫定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污褻附近略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

洞幾為花呼叫稱寃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為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世人徒知梅花之佳而不能愛敬之使予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紹興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烟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鶴　清溪　小橋　竹邊　松下
明窓　疎籬　蒼崖　緑苔　銅瓶
紙帳　林間吹笛　膝上横琴　石枰下碁
埽雪煎茶　美人淡粧簪戴
花憎嫉凡十四條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醜婦
俗子　老鴉　惡詩　談時事
論差除　花徑喝道　對花張緋幕

賞花動鼓板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凡六條

主人好事　賓客能詩　列燭夜賞

名筆傳神　專作亭館　花邊謳佳詞

花屈辱凡十二條

主人不好事　主人慳鄙　種富家園內

與麤婢命名　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妓

庸僧窓下種　酒食店內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上曬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巻穢溝邊

昔李義山雜纂內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鎡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一時所交皆名輩予甞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律歴

沈仲存云近世精於歴者莫若衛朴雖一行亦不及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諸歴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朴能不用推算古今日月食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古歴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旁通縱横誦之嘗令人寫歴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撰奉元歴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其得

六七而已然已密於他歷矣至姚虞孫乃出新意用藝祖受命之年即位之日元用庚辰日起巳卯號紀元歷於是立朔既差定臘亦舛日食亦皆不驗未幾遂更焉宣和間妄人方士魏漢津唱為皇帝夏禹以聲為律身為度之說不以絫黍而用帝指凡中指之中寸三次指之中寸三小指之中寸三合而為九為黃鍾律又云中指之徑圍為容盛則度量權衡皆自此出焉或難之曰上春秋富手指後或不同奈何復為之說曰請指之歲

上適年二十四得三八之數是為太蔟人統過是則寸有餘不可用矣其敢為欺誕也如此然終於不可用而止此事前所未有於理亦不可誣小人欺罔取媚而世主大臣方甘心受侮而不悟可發識者一笑也

張氏十咏圖

先世舊藏吳興張氏十咏圖一卷乃張子野圖其父維平生詩有十首也其一太守馬太卿會六老於南園云賢侯美化行南國華髮欣欣奉宴娛政績已聞同水薤

恩輝遂喜及桑榆休言身外榮名好但恐人間此會無
他日定知傳好事丹青寧羡洛中圖其二庭鶴云戢翼
盤桓傍小庭不無清夜夢煙汀靜翹月色一團素閒啄
苔錢數點青終日稻粱聊自足滿前雞鶩漫相形已隨
秋意歸詩筆更與幽棲上畫屏其三玉蝴蝶花云雪朶
中間蓓蕾齊驟開尤覺繡工遲品高多説瓊花似曲妙
誰將玉笛吹散舞不休零晚樹團飛無定摵風枝漆園
如有須為夢若在藍田種更宜其四孤帆云江心雲破

處遙見去帆孤浪闊疑升漢風高若泛湖依微過遠嶼
髣髴落荒蕪莫問乘舟客利名同一途其五宿清江小
舍破損僅存一句云菰葉青青綠荇齊其六歸燕云社
燕秋歸何處鄉羣雛齊老稻青黃猶能時暫棲庭樹漸
覺稀疎度苑牆已任風庭下簾幕却隨煙艇過瀟湘前
春認得安巢所應免差池揀杏梁其七聞砧云遙野空
林砧杵聲淺沙棲鴈自相鳴西風送響暝色靜久客感
秋愁思生何處征人移塞帳即時新月滿江城不知今

夜擣衣曲欲寫秋閨多少情其八宿後陳莊云臘凍初
開茗水清煙村遠郭漫吟行灘頭斜日晃鷺隊枕上西
風鼓角聲一棹寒燈隨夜釣滿犁膏雨趁春耕誰言五
福仍須富九十年餘樂太平其九送丁遜秀才赴舉云
鵬去天池鳳翼隨風雲髙處約先飛青袍賜宴出闗近
帶取瓊林春色歸其十貧女云髙髻掠鬢布裁衣木鐙
雖明亦嬾窺數畝秋禾滿家食一機官帛幾梭絲物為
貴寶天應與花有秋香春不知多少年來豪族女總教

時樣畫蛾眉孫覺莘老序之云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寧處康强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年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咏自娛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彫琢之巧采繪之華而雅意自得倘徉閒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為

輩盖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禄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行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咏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沈澹之思其然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咏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為之序而不辭都官

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此事不詳於郡志而張維之名亦不顯故人少知者會直齋陳振孫二卿方修吳興志討摭舊事見之大喜遂傳其圖且詳考顛末為之跋云慶歷六年吳興郡守宴六老於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為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維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於朝劉餘中丞述之

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序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余嘗攷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治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感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蹟可見獨張維無所攷近周明叔史君得古畫三幅號十咏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即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云於是始知維為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

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為守
會六老之年實慶歴丙戌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
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
及於熈寧元豐再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膴仕
為時聞人贈其父官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
人遐想慨慕不能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世固知
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歴丙戌後十八年子野
為十咏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為太守為之

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其圖為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輯吳興人物志見之如獲珙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清麗閒雅如灘頭斜日晁鷺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公為作墓志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吾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

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且賦詩云平生聞說張三影十詠誰知有乃翁逢世昇平百年久與齡者艾一家同名賢敘述文章好勝事流傳繪素工遐想盛時生恨晚怳如身在畫圖中南園故址在今南門内牟存叟端平所居是也其物尚為張氏物先君為經營得之存叟大喜亦嘗賦五絶句其一云買家喜傍水晶宫正是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追還慶歷太平風蓋紀實也余家又偶藏子野詩一帙名安六集舊京本也鄉守楊

嗣翁見之因取刻之郡齋適二事皆出余家似與子野父子有緣耳

耿聽聲

耿聽聲者燕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宫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宫所御令小黄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歳上奇之呼入北宫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薨此其故物也後居侯朝門内夏

震微時嘗為殿岩饋酒於耿耿聞其聲知其必貴遂以其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隸為殿帥耿謁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使他日皆為三衙扣為何人則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輅時皆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乎耿曰吾所見如此可必也耿因為三人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聞軍中金鼓有殺聲兵將動君三人皆當由此而顯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

功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殷巖虎亦為帥皆立節度使班悉如耿之言

周陸小詞

周平園嘗出使過池陽太守趙富文彥博招飲籍中有曹聘者潔白純靜或病其訥而不傾公為賦梅以見意云踏白江梅大都玉軟酥凝就雨肥霜逗癡騃閨房秀莫待冬深雪壓風欺後君知否却嫌伊瘦又怕伊僝僽酒酣又出家姬小瓊舞以侑歡公又賦一闋云秋夜乘

槎客星容到天孫渚眼波微注將謂牽牛渡見了還非重理霓裳舞雖無恢幾年一遇莫訝周郎顧范石湖嘗云朝士中姝麗有三傑謂韓無咎晁伯如家姬及小瓊也禁中亦聞之異時有以此事傷公者阜陵亦為一笑陸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嘗賦詩云碧玉當年為破爪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窗底飛上青天妬落花出蜀後每懐舊遊多見之賦咏有云金鞭朱彈憶春遊萬里橋東罨畫樓夢倩曉風吹不斷書憑春鴈寄無由鏡

中顔鬢今如此席上賔朋好在否箧有吴牋三百箇擬將細字寫春愁又云裘馬清狂錦水濵最繁華地作閒人金壺拔箭消長日翠袖傳杯領好春幽鳥語隨歌處拍落花鋪作舞時茵悠然自適君知否身與浮名孰是親又以此詩檃括作風入松云十年裘馬錦江濵酒隱紅塵黄金選勝鶯花海倚疎狂驅使青春弄笛魚龍盡出題詩風月俱新自憐華髪滿紗巾猶是官身鳳樓曽記當年語問浮名何似身親欲寫吴牋說與這回真箇

閒人前輩流風雅韻猶可想見也

齊東野語卷十五